

晴佳雨亦佳

余世磊

进入龙年，久雨乍晴，真是天遂人愿。
在乡下老家过年，亲友来拜年，把桌椅端端到小院，摆上点心茶水。满院的阳光里，和亲友们喝喝茶、叙叙旧，阳光愈来愈暖，晒得人背上出汗，春天的气息，真实不虚。门前的一盆红梅，年前还只开了一两朵，这会儿，一天开出四五朵来。菜园的小青菜，开始抽薹，打一把来吃，说不出的鲜美。我也骑个电瓶车，披一身阳光，去给一些乡间长辈拜年，感觉好多年没有过个这样一个好年。

初五回城，趁晴日，处理好城中一些人情俗务。至初八九，天气开始转阴，下雨。一股强大寒流袭来，有小雪，胭脂粉一样，敷在屋顶、车篷、草地上。气温明显降了下来，到处都是结冰，小区的斜坡路面，结满一层油光闪亮的冰层，摔倒了几个人。

在我看来，晴天很好，这样的雨雪天也未必坏。

不像在过年时，需要个好天气，结账收钱，忙吃弄喝，走亲访友，要做的事太多。你想想，雨雪纷飞，泥湿路滑，多不方便。现在这些事务基本了结，雨雪天，正好歇一歇身心。

我本来就是一个懒散、更喜独处的人。多好，在家听着雨淅淅沥沥，或隔着窗，看雨丝垂下，似一道厚帘，隔开尘世的一切。无客来访，营造出属于我的极其私密的空间。或还有些应酬，或还有些事要办，但因这雨雪，可以作为理由，暂搁一边。大门不迈，二门不出，过真正自己想过的生活。

还欠下很多文债。在这样的时光，非常适合坐下来，慢慢偿还。在脑中搜字遣词，还是有些劳累。最适合的，还是编校一些文稿。编校稿不像写稿，不必过多动脑，无人事来扰，自然可以集中精力。找到一个错误，像在夏日老家门前为花树捉虫，略有成就感。关了手机，早晨尽可以睡到自然醒。午后或下午，感些累了、困了，随意往床上一钻，再睡上一觉。雨雪天睡眠，睡得格外安稳、深沉，醒来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恍惚。

雨水过了，惊蛰将来；春分时节，百花盛开。很快就会晴的，约两三个朋友，出门走走，踏青，访芽。在此雨雪天，作这样的憧憬，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。

春雨天如此，夏雨天、秋雨天、冬雨天，



问梅消息 周文静 摄

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想起赵朴老，那年他在青岛逗留数日，到各地视察，写下这样的诗：“难得一日晴，又遇终朝雨。晴佳雨亦佳，好景随缘取。”展示出一个禅者、智者的自在。

是的，人生总是充满太多无常。正如天不可能永远是晴日，雨水也必不可少。无论在何种境地，自有好景。有人能够“好景随缘取”，有人却总是怨天尤人。

晴佳，雨亦佳；健康佳，病中亦佳；富贵佳，清贫亦佳；得意时佳，失意时亦佳；处高位佳，在平凡处亦佳……不是么？譬如：健康自然是佳，而生病，特别是一些小病，让人歇下身子，做些调理，不亦佳乎？想起赵朴老病住北京医院，躲开纷繁人事，可以由着自己的喜爱读书、写作，是真一段佳时光。纵然遭遇大病，也该以乐观情绪待之，必然有助于转危为安。

佛家说得好：日日是好日，年年是好年。推之，事事是好事，境境是好境。

春的圆舞曲

李冬霞

一早起来，见窗户有些模糊，用手一推，竟推不动，这让我瞬间想到了最近抖音里常说的冻雨。

赶紧上二楼阳台，映入眼帘的场景让我很惊讶。不锈钢栏杆上，有序地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溜子，或长或短、粗细不均，似山里人家晾晒的手工粉丝一样。那些正在抽着菜薹的青菜，全部裹上了一层透明的铠甲，用手一碰，坚硬无比，菜的边缘，短短长长地挂满冰溜子。大蒜，叶片挺拔，化身为一把把翡翠利剑直刺天空。

街头的香樟树，人家庭院的竹子，东关河旁才刚刚萌芽的柳条都低着头，憋着劲，以最大的耐力接受着冰的考验；红红的中国结灯牌上加上了一层白色的流苏，红白相间，热烈而宁静。街口的一株迎春花，花开小半，也许是意识到自己

跑得太快，此刻，它将自己的芬芳冰封，那一树的毛茸茸，婴儿般在摇篮中酣睡着。

马路上的车辆缓慢行驶着，这猝不及防的冻雨，让车辆都禁不住流着“鼻涕”，一辆一辆，像鼻涕虫在爬行，让人忍俊不禁。店门口的人，手执水壶，将热水浇在车子的镜子上，车门处，试图用水的热情融化春天这颗善变冰冷的心。

骑车的人，路过雪湖公园纷纷停车，掏出手机，对着那些披着晶莹剔透的粉红、桃红、淡黄的梅花新娘拍摄着。这些梅娘子亭亭玉立，挺着傲然的身姿，盈盈地笑，配合着人们的镜头。

当雨与冰共舞，圣洁而冷艳，蠢蠢欲动的虫子望而却步，雪湖的梅花依然笑吟吟。街上那些“黄衣服”“红马甲”踏着冰雨节奏，舞步铿锵有力，一场“春的圆舞曲”正在精彩上演。

墙角的独轮车

沈亚

那年冬天，向来不服老的父亲，终于干不动农活了。他安静地躺在床上，大口喘息着。身患肺气肿的父亲说：“人可以不服老，但得服病，一病百事休啊……”

与父亲一样“服病”的，还有那辆独轮车。此时，它就窝在老屋西侧的墙角边，任正午的阳光，在全身肆意游走，毫无抗拒之力。

橡胶轮胎的花纹，几乎磨平，就像父亲手上的皮肤，干瘪，皱褶。两只木把手上，开裂出一道道“峡谷”，既浅又深。浅，就木把手而言，仅是一条条缝隙；深，却有阳光无法抵达的地方，那里隐藏着岁月的感叹和记忆。

有一年春天，父亲花了三天时间，做成了独轮车——这是有原因的。那时，农村土地承包到户，从田里运回庄稼，仅靠手提肩挑，效率太低。尤其是夏收时节，若抢收跟不上趟，逢上连绵阴雨，麦子就会烂在田间。

父亲笑眯眯地盯着独轮车，左看看，右摸摸，仿佛欣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。但在父亲眼里，这肯定不是艺术品，而是与老天爷抢饭吃的“神器”。

麦收季节很快到来，独轮车派上用场。麦捆被堆放在独轮车上，像个小山包。父亲推着独轮车，看不见前面的路。他在一根长竹竿顶端，系上一根红布条，让我在前面举起，作为引路的标识。

我高举着竹竿，走在车前，就像仪仗队的领队。我直行，独轮车就直行；我转弯，独轮车就转弯。遇见土坑，我便使劲晃动竹竿。独轮车“吱吱呀呀”地，欢唱着有节奏的进行曲，将满满当当的收获，一路顺畅地运回家中。

晚上，父亲说，再有半天时间，田里的麦子就可颗粒归仓了。谁知第二天一早，天气突变，乌云密布。父亲赶紧推出独轮车，向田里跑去。

我家邻田是个单身汉的，一亩多地麦子已割完，还没来得及挑回去。此时，他拿着担绳和扁担，站在田间，满面愁容。父亲对他说：“你赶紧用我的小车吧，我家还剩一点，用担子挑也来得及……”

午饭前，天下起大雨。单身汉堪堪将田里的麦捆运完，而我家还有两分地的麦子，泡在了水里。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个单身汉总是对父亲说：“那一年，要不是你家小车……”他嘴上说的是独轮车，但心里感激的是父亲。

这辆独轮车沉默不语，却是父亲最可信赖的助手：夏秋两季，它将田间的粮食运回家中；需要磨粮，它将粮食运至村头的磨坊；每年年底，它又把人家那里加工好的馒头运回来……我读高中寄宿，父亲用独轮车给我送过棉被、木箱和米；放假时，又用独轮车将我的物品载回去。我一直以为，这辆独轮车对家庭的贡献，要比我大得多。

忽然有一天，父亲再也推不动独轮车了。于是，相伴近20年的独轮车，就和父亲一样，固定在老家一隅。还能下床走动时，父亲常看着独轮车出神，长时间抚摸着它。父亲和独轮车之间，有着我不懂的独特语言和情感。

那年冬天，天降大雪。父亲躺在床上，和我闲聊，又说起独轮车。我出门看它，只见墙角的独轮车，堆积着厚厚的白雪，就像父亲的满头白发。那一刻，我忍不住眼眶发热……

现在，农村机械化耕种，无须人工运输，独轮车也就不见了。但对我而言，独轮车“吱吱呀呀”的歌唱，一直响在心里头。

